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西伯利亚铁路纪行

胡成 著

“凡是属于幻觉的东西，过了第一座铁路桥便会消失。
凡是实现不了的事物，都会在桦木十字架下被忘记。”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胡成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 胡成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18-10217-7

I. ①我… II. ①胡…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2433号

WO YIYU YIWANYI ZHU BAIHUA XIANGFENG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胡成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划编辑: 钱飞遥

责任编辑: 肖风华 钱飞遥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西伯利亚铁路纪行

目 录

01 / 那里有熏暖的海风吹来	1
02 / 如果游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只是我的灵魂	11
03 / 仿佛我们等待的列车永不会到来	25
04 / 她也喜欢踩上落叶的声音	41
05 / 只有我们才是彼此一瞬而过	59
06 / 那里林木疏朗 草甸越过河水漫延天际	75
07 / 我的院子里就是无尽的西伯利亚	89
08 / 没有叶片 只有叶柄	101
09 / 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119
10 / 咫尺之外 便是无尽的海	135
11 / 独自迎着贝加尔湖清冷的风	151

12 / 我知道那一如她年轻时的味道	167
13 / 我的旅行只是一座又一座城市漫无目的地游荡	181
14 / 他谁也不看一眼 谁也不说一句话	197
15 / 只因此一见 只需此一见	215
16 / 世界只剩下舷窗外漫漶在一起的颜色	227
17 / 直到我不得不离开	241
18 / 是的 西伯利亚海	255
19 / 十五度	267
20 / 一天的雨与寒风之后	287
21 /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299
尾声	313

那里有熏暖的海风吹来

半个世纪以后，在城南的雅尔塔斯卡娅（Ялтинская）汽车站下车。

旅馆就在公交车站不远处，一栋临街的赫鲁晓夫楼的二楼。

所谓旅馆，不过是没有经过任何改造的四居室民居而已。除一间兼作厨房与起居室的客厅，其余三间全作客房，东侧临街的两间有三张双层床，另一间只有两张双层床。二十张铺位已将住满，俄罗斯人、蒙古人、韩国人，还有中国人——清晨起穿过琿春、穿过克拉斯基诺（Краскино）、穿过斯拉夫扬卡（Славянка），穿过这座城，直到日暮时才赶到的我。

克拉斯基诺。

俄罗斯克拉斯基诺海关，简陋得几近寒酸。在浓密林叶遮蔽的贯穿国境线的泥土道路尽头，忽然一片开阔的草地，一方人工开辟的砂石广场，一柄孤独的旗杆，一面褪色的俄



克拉斯基诺口岸

罗斯国旗，一栋没有窗的集装箱般的建筑，一切都淡漠得仿佛是俄国人的心存故意。

老旧黯淡的海关里，俄国关员尽皆面沉似水。结冰的水，即便投之以微笑，微笑也只是在冰面上弹跳而起，不会回馈以半丝半缕的涟漪。人们沉默地填写入境卡（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Карта），沉默地接受护照查验。沙色头发与灰蓝色眼睛的女关员，仅以唇彩的鲜红表达她服务的热情，验明正身与真伪后，沉默地在签证页边缘盖上一枚蓝色的入境戳。

只有安检机传送带吱哑作响，尽头站着冷漠的俄国警察，牵着比他们自己更庞大与冷漠的警犬。我平静地站在他们面前，忐忑却在心里张牙舞爪。我怕极了正通过安检机的行李会变出些违禁品来陷害我，那样的话警犬一定冷漠地把我肢解。

偏偏盯着安检机屏幕的海关人员叫停了我，示意我开包检查。检查完毕的人们同情地看着我，我已经感觉到警犬沉重的喘息。

高瘦的检查关员反复比照屏幕与敞开的背包中物体的位置，确定的可疑物是我盛放胶卷的铅袋。铅袋无法清晰呈现内容物，我忙不迭地谄笑着请他检查，恨不能扯出胶片来自证清白。

有惊无险，我最终得以带着我的人境戳离开。

蓝色的人境戳，纹案是一辆款式老旧的蓝色客车。

斯拉夫扬卡。

斯拉夫海湾（Славянского Залива）岸边的斯拉夫扬卡，下起了雨，灰黑色的雨云如硝烟一般飘散过来，我感觉有些慌张。

镇里长途车站候车厅外的空场上，聚拢着许多人。下午三点最后一辆由斯拉夫扬卡发往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的客车，却已不再有剩余的车票。

清晨在珲春汽车站，早早挤在售票窗口的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有些犹豫不定。最早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客车要在十一点以后售票，下午发车。那样的话，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将是深夜。攥着票款的男学生想在斯拉夫扬卡转车，然而女学生们决定还是再等等，她们不愿意麻烦。

他们的争执倒是替我做了决定，我不想深夜到达一座陌生的城市，甚至是在国内，我也希望能够在天黑以前住定，这样才让人安心。司机大而化之地告诉我，斯拉夫扬卡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客车有很多，但是事实上，在被三个小时的时差将时间迅速拉至下午的斯拉夫扬卡，只有一辆车票早早售罄的客车。

又下起了雨。

侥幸的是，在候车厅里遇见两位同车而至并且也将去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中国人。

其实如果不是他们，我甚至找不到隐蔽在另一栋楼里的售票处。他们拯救了我，他们带着我这个累赘跳上一辆还有空座的延吉发往乌苏里斯克（Уссурийск）的旅行团团车。虽然并不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乌苏里斯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交通便捷。他们久经此路，一切熟悉。团车停站休息时，听闻车上一位精瘦的俄罗斯年轻人询问司机能否在分道前往乌苏里斯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岔路口处停车——年轻人也是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有朋友开车来接他，等在那里——他们当即与年轻人谈妥，付费请他的朋友载我们同往。

于是在那座公路桥后的三岔路口，我们看见了他朋友那辆破旧的二手日本轿车。我们飞奔而去，我们把自己塞在后排座位，我们唱着歌儿看见了海边那座明艳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晴朗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已是深秋，却还有盛夏的阳光。

我们同在城北汽车站下车，他们的目的地是车站近旁两人称之为二道河子的市场。几乎被中国与越南商贩瓜分的市场，游走其间的除却俄国顾客，还有一些充当力工谋生的朝鲜人。

越南人的地盘里，出售各种小商品，衣装日用之类。再者就是装饰简陋的美容店与刺青店，店门前聚集着身穿短衣、露出满身纹绣的越南男人，抽烟聊天。不时游走过戴着越南尖顶斗笠的女人，用越南语叫卖着手推车里可以即时冲调的越南咖啡。

有些恍惚，我出国境之北，却如身在国境之南。

他们带着我穿越俄国的越南，在市场深处找到一间中国人开的朝鲜饭馆。是他们熟悉的餐馆，胖大厨面对着电视端坐在饭馆正中，桌上一杯加冰块的咖啡，在电视嘈杂的俄语声中安静地看着大屏幕手机上字体硕大的中文小说。

一份萝卜牛肉汤饭，两百卢布，泡菜与米饭免费。

我有些愚蠢，我怎么能在盛夏的下午吃一份摆在面前时依然沸腾着的汤饭，而且丝毫没有为俄国人改良过口味，重辣。吃得我有些狼狈，几乎用尽了饭馆里所有的纸巾来擦汗。

趁他们出门找朋友叙旧的空当儿，我用去年来俄罗斯时结余的卢布一并付清了所有饭钱，算是微不足道的谢意。

他们送我到市场外，觉得完全不懂俄语的我未免寸步难行，所以想替我找一辆出租车送我直达目的地。但是，停在路旁的出租车要价七百卢布，远远超过他们根据既往经验认为公道的四百卢布出价。无论他们怎么还价，俄国司机也决不让价。

司机先生们宁可戴斗笠的越南女人那里买一杯咖啡，然后坐在灌满阳光的车里翻看报纸，也不愿意接受我觉得已经很贵的五百卢布出价。

好在按照旅馆预留的指引，我找到了可以直达旅馆的81路公共汽车。

十八卢布。

看到贴在车厢里的路线图，我才知道两地之间有多么遥远，几乎是从始发站到终点站，南北纵贯整座符拉迪沃斯托克城。而且，几站之后，我也理解了出租车司机们的不情愿，进城的道路一如晚高峰时北京城的二环路。

半个世纪以后，我才躺在了我的床上。

下铺学生模样的俄罗斯人，始终盘腿坐在床上，捧着电脑，看电影或者玩游戏。他与另一张下铺的俄罗斯人似乎长住于此，管理员不在的时候，兼起主人的职责，接听电话，为我开门，安排床位。

他的朋友或者厮混在他的床上一同盯着电脑，或者走到临街的阳台上抽烟。入夜以后，不声不响地独自出门，买回一只掷地有声的冻鸡，白水煮了，端到



堵在路上的 81 路公共汽车

阳台上满是烟蒂的方桌上。与他分食那只态度软化的白煮鸡的，是住在四人间的一位矮个子俄罗斯姑娘。后来，他们倚在一起抽烟，眺望着遥远处壮阔的俄罗斯岛大桥（Русский Мост）。那里有熏暖的海风吹来，穿过客房，我的床头有一束新买的百合花。

夜深才归来的矮壮的蒙古人，准确说是蒙古人种的俄国人，看来是在旅馆住宿最久的房客。他热情地与每个人打招呼，也热情地与我这唯一的陌生人握手。手如熊掌一般强壮有力，却遍布伤疤。一同归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与一对女儿。妻子与她的大女儿沉静腴腆，半米长的小女儿却异乎寻常地活泼，赤脚冲进客厅，爬上沙发，弹跳着打开新买回来的糖果与巧克力。

胡子半寸长的年轻的韩国人，也是独行的旅人。他从蒙古国入境俄罗斯，在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折而向东，由哈巴罗夫斯克（Хабаровск）来符拉迪沃斯托克，恰与我的方向相反。他的英语很好，这让我们多少能聊上几句，可是韩国口音浓重，我的英语又糟糕到不足以剔去口音听清本来的语句，所以谈话无法深入。我只是知道，他明天将要离开。

另一位韩国大叔，穿着最老款的白汗布背心，蓝布大裤衩，全神贯注于手中的一本俄语入门小册子。他完全不像游客，可是又像什么呢？

其余的俄国房客，轮流做饭，姑娘们虽然只是在吃着简单的沙拉和水果，可是身体依然不可遏止地壮硕起来。

管理员伊娜（Инна）最晚回来。她能说流利的美国腔调的英语，告诉我所有关于住宿的注意事项。韩国大叔不能说英语，但是她却可以用简单的韩语与他交谈，看来韩国是旅馆最主要的外国房客客源地，甚至盥洗室墙上的告示也以韩语写就。

从公交车站走来旅馆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餐馆。比起 81 路公共汽车穿过的繁华市区，旅馆所在的雅尔塔站附近已经很是偏僻，找不到支持我的银行



远眺俄罗斯岛桥

卡网络的取款机，即便有餐馆我也不再有卢布结账。

所以我没有晚餐，也没有人打算和我分享。我悻悻然躲到客厅外的主阳台，阳台上摆着洗衣机充作洗衣房，衣架上晾满女孩子们性感的内衣。西侧遥远处也是海，是没有海港的外海，于是只有一片开阔的夜晚，一片开阔的星空，我只认得北斗星，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反刍着下午牛肉汤饭残余的味道充饥，离开饭馆时，买菜回来的老板娘在门前微笑着与我说：祝你好运。

运气好的话，等大家都睡了以后，我也许可以从冰箱里偷点吃的。

饥饿让人很难入睡。

我并非没有在午夜之后潜入客厅，但是发现伊娜就睡在客厅沙发上。行窃

未遂，我有些沮丧，我似乎已经把所有的运气都用在了来时的路上。

下铺的学生还在熬夜玩游戏，激动地把床摇得花枝乱颤。而且旅馆的房间为什么没有窗帘？窗外明亮的路灯正照着我的床。我向左侧翻身，灯光可以穿透我的眼睑；我向右侧翻身，被灯光映射的惨白的墙又在思想中难以忽略。

还有路上不时疾驶而过的汽车，姑娘走后就一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的俄罗斯人，却打开阳台的房门吹风。当然关门也阻隔不了几分噪音，那噪音共振着思想中惨白的墙，粉尘飞扬。

我想起清晨在琿春醒来，窗外暴雨如注。

后来离开的时候，雨也颇有分寸地退去。

街上满是积水，一片狼藉。

一片寂静。

还有昨夜在旅馆对面的街角，直到夜深的叫卖声：

“雪花梨贱卖，雪花梨贱卖，又甜又脆的雪花梨贱卖，嘎嘎甜的。”

如果游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只是我的灵魂

过去的，若干世纪之前风格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看起来不像是西去遥远的西伯利亚铁路（Транссибир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 Транссиб）的起点，更像是通往过去某个世纪的，关于时间旅行的火车站。

淡黄色涂刷的砖石墙体，绿色的俄罗斯木屋式样的尖顶，自一九一二年最终改建为现在的模样以后，这座火车站看到的唯一改变，可能就是站前马路对面的坡上，某年浇筑的那尊青铜列宁雕塑在某年之后，身前日渐清冷，身上日渐黯淡。两旁的中国餐馆却是生意兴隆，酒足饭饱的中国旅行团嬉笑着坡上坡下。

就像昨天在斯拉夫扬卡，我再次寻找不到秘密的售票处。莫非那里真的出售可以旅行时间的车票，所以如此神秘？

最终我决定遵循标牌的指示，满心疑惑地步下楼梯，走过穿廊，售票处居然真的设置在地下室。但是随后我就看见后窗外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较前窗外的公路有将近半层楼的